

文徵明全集



下
册

行刊局書益廣

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

文徵明全集

校勘者 王心湛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
廣州 南昌 萬縣
 南京 宜昌 重慶
 長沙 漢口 成都
 北平 開封

洋裝二冊定價二元二角

(外埠酌加運費)

文徵明全集 卷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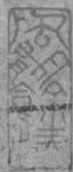
文

敘

送周君還吉水敘

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撫循江南，大有功德於民。去之五十年，爲弘治己未，有詔以公與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並祠於吳。從有司之請，以慰答吳民之願思也。明年廟成，廟有像設，而公去吳久，蔑所擬似。於是公之孫廷器自吉水以公畫像來，訖事乃去。吳之老長先生，以吳人幸於奉公顏色，而喜廷器君之來也，謂其歸不可無言，猥以屬某。某之生在公去吳二十年之後，然習聞遺德，宛猶瞻承，有不容已於言者。方宣德之初，當朝家多事之後，公私弊極，公以幹運之材，操富民之術，以拓賦財之源，博收衆議，首勤民隱，劭農振業，歲亦比登。民樂於所入，而不知苦其出。上享其用，下茹其澤者，二十有二年。徵公之績，法得祀久矣。顧方相安於無事，而事之成固亦有踐於論之定也。是故公在而樂，既去而思，思久而不能忘。越五十年而卒用，食其報於吳，此固無傷於緩，而益有以見公之德澤深長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。竊惟東南賦財之會，百需出焉，不培其根，而日竭其出，出倍而未亦益瘁矣。方公未至之先，有司誅求不少弛，而積逋至八百萬。公既損民常出，而官復羨贏，此雖公之才局，去人遠甚，而其理亦豈不可推者哉。今聖天子不違民思，以昭厥勳，誠不能無所望於後之人也。惟公恩澤繫民心，功業在史官，而血食之詳，當有推記廟之成者。余特敘其概，以榮君之行，亦聊以寄吳人之思云爾。

僉憲伊先生感事詩敘



僉憲伊先生侍其家君承德公之居吳門也。某以里中契家子獲從容侍杖履。先生爲言先朝拔擢之恩，與先夫
人子育之德，輒慷慨流涕，如不能已。他日示某三詩，則感事之作也。先生成化末，自蜀臬入賀萬壽節，屬龍馭升遐，
弗獲成禮，爲二韻詩二章。先是以刑曹郎推恩褒錄其親，而母氏遺榮，久龍章賁於藏丘，爲四韻詩一章。還吳來，十
又四年，而遺弓之痛，罔極之情，不少置。至是，出其詩屬交遊諸公和之，而命序於某。某小子，何用知此受簡累年，未
有所復，顧其意不可虛辱也，則爲之序曰：忠孝天下之大閑也，然非有出於尋常日用之外，顧其事有本末，而人道
之所爲盡與否存焉。是故厄窮顛頓，不能自見於世者，常患不獲申其志；而一象於富貴，狎於恩私，則或犯名廢義
而併其所學焉。負之至於事變，恩移不能無悲摧感蹙之情，其事足慨也。而君子乃有取於先生，以爲得忠孝之理
焉。夫豈以其悲摧感蹙以爲難哉？先生以進士高科，踐敷中外，爲明執法，爲良監司，道究當時，譽聞敷於上下，而寵
被於君私，又得以顯光其親。雖其所學所養，有以迓承之，而遭罹昌會，獨非君親之賜乎？顧吾所以復之者，方永而
遽絕，欲用其情而無所於施，其悲摧感蹙當有甚於不幸而不得志者，其何能已於言。邪？此先生之詩之所爲作也。
讀其詩，知其不忘於遠，而極其情，爲能不負於所事。夫仕而不負於所事，而又不忘於遠，雖古聖賢之事，無出此者。
而余顧謂無難焉，何哉？夫其始也，不出於厄窮顛頓，而卒又能不辱其身，以及其親，是其見於行事者，旣已卓然名
世，使無是詩，固不得少其忠孝之名也。而是詩之發，實又至誠惻怛而出於不能自己之中，然則何難哉？夫惟其不
難也，而後知其本於尋常日用，爲能得忠孝之實焉。悲摧感蹙，果足以盡先生哉！先生名乘，字德載，其先有尙寶卿
恆，工科給事中侃，皆名臣，先生其世濟忠賢者歟！

送待御王君左遷上杭丞敘

國朝以仁厚立業，更累朝列聖綱維綜核之餘，誕章丕緒，深密完固，殊無可施力。而士之用世，亦惟重持博大爲
宜；或稍出廉隅，有所建畫，往往得喜事狗名之謗，及今百餘年，所以消沮浮薄，崇長忠厚，誠不爲無益也。而其間固

亦有幸於無事，以自蓋其瘼曠之愆者矣。蓋選奕蓄胸，謂惟因循自恕，足取持重博大之名。嗚呼！古之所謂持重博大，固如是哉？往歲先君以書問士於檢討南屏潘公，公報曰：「有王君敬止者，奇士也，是故吳人。」他日還吳，某以潘公之故，獲締好焉。及君以行人邊監察御史，先君謂某曰：「王君有志用世，其不能免乎？」乃弘治庚戌，君以事下詔獄，鐫兩階，左除福建上杭丞。始君按遼陽，明法守軌，多所緒正，用事者不便，爲飛語中君，而其徒有氣力者，又從中醞釀之，而君遂得罪去。議者謂君不自省約，以斂怨時人，迄抵禍敗，或又謂君感慨激昂，不能俯仰，其得罪固宜，而亦其所樂受。凡此皆非所以論君也。君以聖天子耳目之臣，奉使邊徼，其任不爲不重，而遼陽國家要害，不得不慎，苟爲避喜事之名，因循自恕，以僥倖塞責，則循習之弊，將久而益滋；而一旦事出非料，則其禍之所遺，豈獨一身一家而已哉？故操切屏捍，惟法之循，至於得罪以去，固非所樂，而實亦所不暇計。其心誠不欲以一身之故，而遺天下之憂。若君者，今之所謂喜事狗名，而古之所謂持重博大者歟？此潘公之所謂奇士，而先君之所爲嘆其不免也。君將赴上杭，取道還吳，吳逢掖之士聚詩爲贈，而推敍於某，因敍君之所以得罪之故，而復推本其所存如此。雖然，天下之事，尙有大於此者，君當無以是自懲。

靖海頌言敍

正德改元之禩，侍御曾公以簡命按蘇。蘇屬邑崇明治東海中，其民素犷健梗治。先是，豪民施天泰爭魚葦之利，噪於海濱，有詔徙其家遠州。其黨鈕東山者，潛歸，逸於海，復嘯其徒爲亂，出沒鹵掠，民不勝擾。於是瀕海諸邑復大震，有司以聞，詔發諸路兵討之，而公與今中丞艾公實領其事。夏四月，首事，徂秋八月，竟扼賊而殲之，降其脅從，俘其老弱，而四民用寧。方賊之猖獗也，郡郭亦警，及是解嚴，士民權曰：「凡所以惠安我民，以保生聚，得不及於難者，皆侍御公之力。侍御公實生我民，其曷以報？」乃相率爲詩詠歌其事，而屬序於余。竊惟天下之事不可常，而人之才貴乎養之有其素。今夫銜一命，寄一方，孰不幸其無事也，而事變之來，或出於意料之外，彼齷齪選奕，往往避事

而害成，而好爲不靖者，又或挾之以僥倖於一擲，以爲功名之會。此其人皆以身爲計者，卒之亦不能辦其身；而民用受其辜焉。侍御公之來，當夫承平百年之餘，而蘇又在畿輔之內，豈常有意於變哉？而卒然遇之，有不易於爲計者，而公處之無難焉。方師之興，餉給浩穰，文檄旁午，凡審勢相方，部分調發，莫不於公之出，人皆訝其不素而克，而不知其所已。試於爲邑者，旣嘗驗矣。蓋公初以進士宰定遠，適妖賊構亂，勢張甚，公設奇禦之，用全其城。今悉數郡之衆，以當區區竊發之徒，固已優爲之矣。是豈僥倖於一擲者哉？公之出按也，以志計銷頑梗，以德惠撫疲癯，仁威並著，吏畏民懷，庶政之舉，不可殫述，茲特著其平寇之一事云爾。

送劉君元瑞守西安敘

正德戊辰，金陵劉君元瑞以刑部屬出守紹興，尋以先事忤權倖罷。自被命至去郡，爲日僅五十有六，然而紹興之人惜其去，如失慈母。父老子弟，奔走追餞，爭致餽遺，君悉麾去，無所取。乃相率飾祠廟，肖君像事之。於是劉君之名，一日聞天下。庚午更化，悉起前時被斥之人，首擢君知西安府。君初罷官，貧不能歸，迺遷至吳興，吾友吳君汝琇客之。至是，汝琇與郡逢掖士聚詩爲君贈，不遠百里走吳中，乞余敘其事。余惟劉君奇才雋望，遭罹盛會，當有名公碩儒，道譽揚權，而何以余言爲哉？汝琇曰：「此劉君之意也。」雖然，古之人贈人以言，得其善則稱，知其過則規，余於劉君何居？曰：「劉君不走求王公貴人，而必子焉是徵，其意非直以譽而已。」嗚呼！此劉君之所爲異於人，而一郡有不足言也。夫君以兩月之政，而能歸乎數十萬戶之人，以聳動乎天下，雖天下之人莫不以劉君爲不可幾及也。而君顧不以自足，若有望焉。誠以事變之來，靡有窮旣，而隆譽之下，讒毀攸基。方其去紹興也，天下之人想聞其風采，莫不欲以爲郡，以爲猶紹興也。然而風土有遐邇，事緒有順逆，而人心有從違。君自視於此，果能皆副其意乎？一有不獲，則舉向之所有，而盡廢之，加疵焉。是故以黃次公之良，天下習其名，人主欽其節，而卒之不能周旋于末路；夫豈其後之所爲，真有忝乎哉！良以望之者厚也，望之也厚，則其責之也深。顧茲藐焉，而人之望之若此，其責之

若彼則亦豈易爲酬哉。君不以人所不可及者自多，而以所不易爲者自力，則其所至，獨可以收譽於一郡而止邪？始君之罷也，間關羈逆，人將不堪其憂，而君蕭然自得，方益進於學，圖史筆硯，若將終其身。一旦起自閒廢，寵以壯郡，莫不爲君喜也。而君方有懼焉。此其中豈無所見哉？往余嘗從人聞君紹興之政，而吾友陳君魯南、王君欽佩、顧君華玉、君鄉人也，又爲余道君文學制行之詳，竊慕之。其居吳興，距吳門數舍而近，雖不及接語言，而相聞爲稔，故於君之行也，不嫌於規。

送提學副使莆田陳公敘

正德壬申之秋，詔嘉興守莆陽陳公爲山東按察副使，領提學事。先是弘治中，公以監察御史視學南畿，振德警愚，軒輊惟允，數年之中，士修名行，而文以丕顯，朝野翕然稱之。謂公之道化流行，得古人表帥之義。未幾，逆豎恣權，謀亂庶政，天子惑之，公上疏極諫，遂以得罪，鐫兩階，左遷潮之揭陽丞。朝野又翕然稱之。謂公之風采磊落，有古人正諫之風。及朝廷更化，同事者往往內補，而公稍起倅嘉興，尋以爲守。於是朝野之人，莫不惜之，以爲公之賢明宏達，宜在師資之地，守振肅之職，而顧浮沉常調，不亦負乎？此固天下之公言，而某則以爲世俗之見耳。非所以論公也。比公雖官御史，而奉使於外，非在得言之地，可以不言而言之，冀有以行之耳。得罪去國，豈其志乎？夫旣已得罪，則投竄摧辱，有所不辭，又奚班資之計耶？苟計於是，則患失之心，惟日不足；充位固恩，齷齪自守，又甚而敗名棄節，以獵華要，高爵厚祿，唾手可得。舍是弗圖，而區區於外內升沉之間，雖愚人不爲也。而公豈爲是哉？惟其無心於是，是能效忠輸誠，慷慨激發，得以行其志而成其名。視彼倖僥，私以徽榮一時者，涕唾之不若也。又足以辱公乎哉？而天定理還，事不終敝，所謂高爵厚祿，卒以畀之。此雖理所必至，而事有不盡然，則幸不幸存焉。幸而得之，於公爲無負；不幸失之，則其所爲事一世而望天下者固在也。公又何媿乎？夫公不圖世之無負於我，而求有以無媿於世，充是心也，蓋有無入而不自得者，雖宰天下可也。一方視學之寄，果足爲公重輕哉？雖然，自公爲丞而倅，而守天下

之人，想聞其風采，蓋莫不靡爲之奔走也；而魯獨得之經天下者，殆有意乎？何者？魯爲聖人首化之地，比歲盜賊殘毀，瘡痍特甚，非仁明愷悌，以斯道爲任者，固不能撫摩而振起之也。公行矣，濟溺起衰，將爲天下先也。某以諸生辱公國士之知，十年於此，潦倒無成，方懼爲門牆之羞，而公眷存不已。今茲由浙而魯，得再見於吳門，因獻是言，而必以天下望之者，固天下之論也。

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敘

余友顧君華玉，少負才雋，以文學聞於時；筮仕宰廣平，又以吏能聞；升朝爲郎，以清強聞；及守開封，綏懷得情，剴裁靡窒，而其聲聞益闓以達。余交其人久，竊嘗考其所爲而得其所存，蓋天下士也。或從毀之，數其隱過，不遺餘力；余始駭嘆，考其所爲，與察其所存，無或異也。正德癸酉，君得罪中官，逮赴詔獄，一時人莫不危君，而余竊爲君喜。已而君竟被罪，鑄三階，左除廣西之全州。余乃益信余之所見不妄，而君之事，誠有人所不可及者。蓋人之所爲，誘於外者，不能堅其中；而順於道者，未始計其外。使君而能周於外，以獵譽於時人，則譽日益至，毀亦從之；身躋臚仕，而道斯詘矣。君子求信於道，而不必崇其身，寧失時名，而不受識者之毀言。考君之所爲得罪，果以其道歟？抑不以其道歟？必有識之，眞而辨之，得其實者，毀若譽，於是乎在；而向之毀之者，安知其不愧而爲譽乎？夫始之毀之，不遺餘力，將以敗其行也；卒之無益於敗，而反以譽焉。至其得罪而去，人方危之，而余竊以爲喜。若是則譽毀榮辱，皆不足以論君；而所謂文學吏治，足以盡君乎哉？然余卒以天下士韙之，亦求其所存而已。君故吳人，而家金陵，及是便道過家，上冢以行，余得合諸友，賦古律詩八首爲餞，敘其首。

送崇明尹吳君赴召敘

崇明爲蘇屬邑，治大海中，僅若一島，故雖稱內服，而不得與列邑比；其官府制度，賦出章程，視列邑率損十九。然其民犷健易動，又其地有魚鹽之利，易爭以擾，而與戍兵雜處，一失撫寧，輒梟獍以逆，故其令長，必循良重厚爲宜。

而仕者往往不願得之；或得焉，憂畏忿懣，同於投竄；一日代去，輒喜如釋所負；蓋其心鄙夷其民，不屑與理，而恆傳舍視之。噫！亦過矣！臨川吳君之爲是邑也，值邑豪施氏俶擾之後，瘡痍潰竭，公私頽敝，而遺孽方潛，禍未已。君爬疏剔抉，隨事經理，而誠心撫循之，邑用大治。逋蕩消弭，無釁以發，久而民益附以信。未幾，有游寇之警，君益料簡民兵，繕治干櫓，甫集而寇至，以有備得弗擾。及是被徵且行，爲余道邑中事歷歷，謂苟嗣得其人，可以永理無患；不然，更兩年敝矣。蓋苛條煩獄，與夫銳事微名之爲，皆足以尸之，而其憂方深也。若是，豈獨崇明之人不能釋君，而君之心殆不欲遽遺其民而去之也。君爲崇明四年，而厭難折衝，恆居六七，此人情所不屑，所謂憂畏忿懣，同於投竄者，而君安焉。旣釋而去，孰不幸喜，顧獨置憂不已，此其心豈以崇痺近遠爲念，而區區官爵，烏足以易其愛民之心哉？以愛民爲心，則政必出於實，而不以崇痺爲念，則所職爲易修，操履實之政，而供易修之職，焉往而不得治哉？易外而內，去州縣而卽省臺，固不足爲君喜，而亦不足爲君慮也。

送嘉定尹王君赴召敘

國家之制，特重臺臣，而其任也，往往選於有司之良。惟其職與民親，而所理錢穀獄訟，與夫簿書期會，皆官常所急；旣久而習，可以推行宏致，故其授不得不重。而於其中，尤重進士之科。然其位下，且遠視京朝官，尊重不啻什伯；進士入官，或厭棄不屑，而得之者，庸庸循守，以望代。月甫三期，而已束裝埃微矣。視其民，曾傳舍之不若，而民之視之，亦若過客去來，漠然無所與者。嗚呼！國家之所爲重臺臣之選，而必有待於有司者，其意固如是哉！四明王君，以戊辰進士出知蘇之嘉定，歷歲甲戌，始以御史徵，而嘉定之民，重惜其去，顧其勢不可留，則謀所以繫君之思，而者民劉疇氏，從余乞言。余於君有雅故，固嘗重其爲人，而於其去嘉定而就徵也，加重焉。蓋君自戊辰入官，抵今六七閱歲，苟能規隨趨辨，以釣聲名，以承上官之意，則君內徙久矣。萬一前此徙而去也，不知嘉定之民，所爲戀惜君者，視今日何如也？古之仕者，重久任而下聲名，蓋任不久，則澤不流，而聲名盛，則誠或不至，而民受其敝，故余不惜其

徒官之獨後，而獨幸其得民之久且深也。於此有以知君之所存，能以民事爲急，以久遠爲計，而非苟焉圖塞目前之爲也。若夫錢穀獄訟簿書期會，與夫官常所急，乃所深習而練焉。而朝廷所爲重臺臣之選，必有待於良有司者，君庶幾其無負哉？

送提學黃公敘

國家取士之制，學校特重，自學校升之有司，苟諧其試，則謂之舉人；自有司升之禮部，苟諧其試，則謂之進士。凡世之大官臚仕，悉階進士以升，進士之升有司，禮部實操之樞焉。然而士習之隆汙，儒風之顯晦，不與也。惟督學憲臣，爲能軒而輕之，憲臣之所趨，士亦趨之；憲臣之所格，士亦格之。有不待文法教令，而自無不及者，蓋其職專而其地又近，故其於士也親，而爲之化之也易。學校之所養，有司禮部之所舉，皆是人也。是故有司禮部能舉之，督學憲臣能化之，憲臣之所任，不旣重哉？比歲督學南畿者，操其所謂主意以律士，而峻法臨之，謂必合於是，而後可。學者至於摘抉經書，牽率詞義，以習其說，而士習爲之一變。有識者嗤之，於是莆田陳公至，特矯其弊而變焉。陳公去而黃公嗣之，黃公蓋嘗出陳公之門者，凡其所爲，悉出陳公，而輔以高朗之識，優以雍容之度，破崖岸，略章程，而一出於正。其所取士，往往向時摘抉穿鑿者之所不齒，而向所稱合格之士，率廢不錄。於是士皆崇碩大而黜異說，上博綜而下訓誥，數年以來，士習爲之一變而善焉。士習而善，則有司之所選，禮部之所舉，與夫朝廷之所登用，有不善焉者，不可得也。嗚呼！若公者，豈非所謂能充其任者耶？正德九年，公以年勞擢拜按察司副使，視學廣西，屬學諸生咸惜其去，而某特敘次其所爲，變士習者如此。某在諸生中，最爲凡下，然不能摘裂牽綴，在曩時爲甚，而其見廢也，視諸生亦甚。故今之惜公之去也，視諸生爲獨深。

送侍御吳公還朝詩敘

正德八年，監察御史吳公持節按太平諸郡，軌道緒正，無所規隨，抉微興壞，所部振肅。屬傍省盜起，流劫新安，公

疏捕追北，境以寧敕，一時稱才焉。然公重遲自將，不事搏擊，而能達一方之急，以宣明天子之恩，其展采錯事，有出於尋常按職之上者。列郡譽之，而新安之民懷其保釐之庸，加譽焉。及是代去，相率歌其功能，不遠千里，以序屬余。余不及識公，而獨喜公得下人之譽，有不易易者。夫國家建置百司，各有專職，惟御史隨事任授，不恆厥居，而其任特重。是故在內，御史能言之，而羣僚九列聽之；在外，御史能行之，而藩鎮諸司承之。昔之論者，謂其居中，得與宰相相可否，以爲重；而不知今之在外者之重也。而其中尤重巡按之任。蓋今之制，凡倉儲、學校、軍政、茶、馬、鹽、鐵之屬，並御史關決，然皆不相侵越，而巡按御史獨得綜理。而所部百官聽其軒輊，事竣例以數語標刺其名，上諸天官。卿、天官卿按以黜陟，恆十九焉。蓋天下之大，天官卿不盡見聞，而天子之耳目，惟御史是寄。御史實代天子行事，故所至藩鎮大臣，郊迎惟謹，郡刺史而下，謁見拜俯，惴懼惕息，若不勝任，而御史坐而詔之，一有號令，自藩鎮以下，莫不奔走趨赴，而是非得失，往往竊議於下，不以白，間有以誼爭執者，然亦鮮矣。夫御史以一身臨百司之上，以隆重之勢，下視俯首趨事之人，以當其傍睨竊笑而不知者，是得不敗以完足矣。而或譽焉，非其才足以濟物，明足以燭理，而重遲周慎，有以任其事，固不可得也。余於新安之人，頌公之言，而有以知公之不易也。公名鉞，字宿威，撫之崇仁人。

壽大中丞見素林公敘

成化弘治間，中外之臣，以氣節行能高天下者，三數人而已；一時朝廷之所倚注，臺諫之所掄擬，與夫大夫士之瞻屬依歸，必在三數人者。今大中丞見素先生莆田林公，實一人焉。孝廟當寧，三數人者，以次獎擢，亦既効用於時。至於今三十年，或老或死，淪落殆盡，而公巍然猶系天下之望。嗚呼！偉哉公！於是年六十餘，聰明強健，不減壯時，而居間既久，無復當世之念。會蜀寇告急，中外恒擾，乃復有意事功，朝召夕起，束甲西馳，敷融妙略，卒用戡夷大難，保蜀餘命。功甫告成，而公之身已在閩山之南矣。夫聞難而出，功成而去之，豈獨今之人所少哉？而公履之已素，有不

待今日而見者。公初以司寇屬上書言天下事，指斥佞倖，幾蹈不測。既而收自放棄，起歷要途，若可懲矣。而軌法糾檢，又多忤物，旋起旋廢，曾不能三年留也。而天下之人，方共高之，公之心固不可誣哉！推公之心，求公之事，其有益於當世，必有能辨之者。今四方多事，用材如渴，朝廷每申求舊之典，而公方堅保晚之節。或者謂公用不盡材於海內，有遺望焉。嗚呼！此又奚足病公哉？太史公有言：「一人有所貴，亦有所不如。天不尙全，故世作室不成，三瓦而陳之。」使公都位食祿而享上壽，造物者且將忌之矣。於此或有損焉。豈朝廷天下之利哉？吾是以謂究公之用，固不若完公之福之爲美也。公文章道誼，蓋於一時，聲名出處，重於朝著。婆娑故里，順登期頤，爲天下大老，以潤飭斯世。願豈不多於彼哉？此公所爲有樂於是而無用彼爲也。公於先温州最故，而外舅參政吳公惟謙在郎署時，實又聯官相好。某以通家之故，凡一再接公，別去十餘年，光儀教範，奕奕在目。公之弟壽州守，曩教長洲，某以諸生獲出門下。及是解郡南歸，道出吳門，爲余道公動定甚悉。因徵言爲壽用敢論次如此。而不以公用世爲願者，斯特徵明厚公之私言也。若夫君相之情，朝野之論，與夫小人望治之心，固將挽公而出之莫釋也。嗚呼！三朝舊臣，所餘無幾。天下之事，將有屬焉。公其自愛。

贈長洲尹高侯敘

長洲爲蘇輔縣，隸於郡下。郡當東南要劇，賦發章程，率倍他郡。而餼館勞狹，靡有休閒。郡既壯大，而郡官尊安，往往委勞於縣。而長洲率先任之，其繁視他支邑，不特相百而已。又其地介於東南，單瘠多澇，民衆而貧，稍急則斂怨。緩則僇辱隨之，繁詞叢獄。又每困塞，故爲之者，鉤撫審畫，矻矻簿書間，救過不暇，矧能潤飾以儒優游文翰而稱治辨乎？若夫才優剗割而譽以文敷，雍容燕笑而課奏罔後，數十年來，吾得高侯焉。侯以進士高科，試邑於此。始至而吏響其嚴，既而民安其業。上官與其能，期年之間，邑以大治譽聞。隆赫旌褒加焉。然求其所以爲理，每出於簿書期會之外，而讀書爲文，無廢業焉。間引邑中賢士，與相倡酬，所歷山谿，輒形紀述，風流篤翰，照映一時。論者往往以文

學譽侯而不知侯之心，未嘗不以民也。昔宋王禹偁以大理評事知長洲，日事賦詠，竟以文學知名，徵入館閣，在當時未嘗以吏最稱也。然其言曰：「一邑之政，田有暴賦，丁有常備，春役而夏不休，朝令而夕必具，小則懲之以殿最，大則懼之以刑法。」蓋極敝爲縣之勞，而不以宓子彈琴爲是，是豈專事賦詠以文章自好者哉？蓋以政事行其所學，而以文章蓋其所長，其志固有在也。豈若區區健吏收譽於一邑，徼榮於當世哉？去今五百年爲邑，而課最者不知幾何人，今皆不能舉其姓字，而禹偁風流奕然可想。然則侯之志固有在此，而不在彼者。侯今以政事被旌，固侯乃心斯民之效，而非侯之所榮也，以爲文學而譽之，又豈足以盡侯哉？

玄墓山探梅倡和詩敘

吳玄墓山在郡西南，臨太湖之上，西崦銅坑，映帶左右；玉梅萬枝，與竹松雜植，冬春之交，花香樹色，鬱然秀茂；而斷雲殘雪，上下輝煥，波光渺瀾，一目萬頃，洞庭諸山，宛在几格，真人區絕境也。但其地僻遠，居民鮮少，車馬所不通，雖有古利名藍，歲久頽落，高僧韻士，日遠日無。苟其人非有幽情真識，不能得其趣，非具高懷獨往之興，不能卽其境而遊，矧能發爲歌詩，品目詠讚，以深領其勝耶？此余於方伍兩君探梅之作，而有取焉。古之名山，往往以人勝，所貴於人，豈獨盤遊歷覽而已。有名德以重之，高情雅致，有以領之，然非文章雄傑，發其奇祕，亦終泯泯爾。是故山無淺近，遠苟遭名人，皆足稱勝天下。吾吳號山水郡，然知名當世，則虎丘靈巖耳。蓋顧野王之文清遠，道士李太白章白諸人之詩歌，有足重也。若玄墓之勝，誠有不在二山之下者；而一時之人，能道其名者鮮矣。豈非未遇其人，文章之不立歟？或謂永柳諸山，以柳子諸文傳，而柳子之文之奇，非永柳諸山不足以發。二君他詩固多清麗，而評者謂玄墓諸篇尤勝，殆山水之奇，有以發之耶？而其幽情真識，與夫高懷獨往之興，實足領之。又其人皆清修有立，仕以政顯，隱以操稱，不肯碌碌後人，充其所至，必將名世。他時當有讀其詩而想見其人，以歆茲山之勝者，余故敘而傳之。

送太常周君奉使與國告祭詩敘

今天子入繼大統之初，首議推尊所生，而輔導大臣以宗法不可紊，正而繼統不得顧私，據禮執論，至於再三。天子用其議，卒考孝宗以端萬年之統，帝所生以隆一時之孝，事出權宜，尊有所屬，天下翕然。是之而建說者，獨謂追崇所生，疑若未盡。天子亦以爲未盡也。顧禮有經常，不欲自用，特付大廷議之。而大臣守前議不變。天子孝思純篤，必欲申其至情，微示所向，諫官往往獲罪。而二三大臣遂相繼引去。於是巷議紛紛，謂且悉從說者之言，而遂廢所後之禮。人心危疑，中外洶洶。然而天子實不用其議也。乃嘉靖三年四月，有詔尊所生爲皇帝，而所以考孝宗敦所後，於前議無改焉。詔若曰：「朕於正統，不敢有違，而所生至情，亦當兼盡。」王言一出，中外釋然。知聖天子之意，特欲申其至孝焉耳。於戲！孝者天之經，地之義也。聖人制孝，所以盡人之情，以行夫禮。禮者天理之文，人事之則。聖人制禮，所以節人之欲，以正其情。是故天下不可一日無禮，無禮則亂，亦不可一日無孝，無孝則賊。夫禮與孝也，凡民不可無也，而况天子乎？而况大臣有經天下之責者乎？二三大臣所爲，不忘引去者，欲以行夫禮也。聖天子倦倦於所生者，欲以行其孝也。然孝不可無禮，而禮實有以通於孝。愚於此有以仰見聖天子之明，能用其孝以耐於禮，而尤重夫二三大臣之去，得申其禮以全夫孝之至，禮之用，天下其庶乎名號旣成，儀文斯舉。於是天子有事於園寢，以從臣將命，而太常丞周君德瑞與焉。在朝諸君咸賦詩贈行，以余有同鄉之雅，俾敘首簡。始禮之舉也，時多異議，而君子或不能無疑於其間，故余於此深論其事，以備他時折衷云。

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

吾友陸君世明，以鄉貢士試禮部，得乙榜，授青田教諭。或謂君高才雋望，當收制科，躋臚仕，以大有爲於時。冷員散地，非君所宜得，而君不恤也。國朝之制，雅重進士之科，而乙榜卽進士之副。然今之高官要職，非進士不畀，而乙榜例得學職，一墮其中，輒不復省錄。浮沉常調，或終其身。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，間亦有之，然而鮮矣。故進取

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；而或時命不偶，遲遲歲年，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。嗚呼！豈不重可惜哉？君少與余同遊學宮，而君天才夙出，矢口迅筆，藻麗燁然。每就試，據案疾書，視他人章，追句琢，方事思惟，而君數百言已就。莫不暢達雋永，而傳於理。故御史按試，莫不賢異之，謂其取進士不難也。然每試應天，輒斥不售，自弘治乙卯，至正德己卯，凡九試，始得舉於鄉。及試禮部，又斥不售，自正德庚辰，至嘉靖丙戌，凡三試，始得乙榜。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，而其進之之難如彼，豈不有命哉？苟不自省而勉焉，以求其畢志儒官，不沾一命，吾不敢謂無也。萬一有焉，豈不重負其所有哉？而况其所就，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，此君所爲俯首以求，就其所志，而冷員散地，有不暇恤也。我國家學校之設，甚緩也，而實要也，甚輕也，而實重也。何者？世之盛衰，系人才之賢否，而天下之賢，胥學校焉出。今夫修一職治一事，其効易見，而所及有限，豈若賢者之興，隱然爲一世之重，而其澤之所被，有不可量者。然則何有於進士哉？吾知君必以此自貴，而無用彼爲也。雖然，學校誠要也，而或緩焉，誠重也，而或輕焉，則系其人何如耳！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，不得其人則緩且輕，君尙進於是哉！

送周君振之宰高安敘

國家入仕之制雖多途，而惟學校爲正。學校之升，有進士，有鄉貢，有歲貢。歲貢云者，有司歲舉一人焉。鄉貢率三歲一舉，合一省數郡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，拔其三十之一，升其得雋者曰舉人。又合數省所舉之士羣數千人而試之，拔其十之一，升其得雋者曰進士。凡今之名臣碩輔，與夫建功植德，顯名當世者，皆進士也。故凡今之高官要職，非進士不畀，進士尙矣！其次則鄉貢，鄉貢率起自冗散，其得邑往往鄙小，其畀授率下進士一等。其能建功植德，自拔而埒於進士者，蓋有之矣。然非銖積寸累，矻矻自守，鮮不敗者。非聲名隆赫，突過進士，不得顯官，而浮沉常調，終於下位者，比比也。故有志當時，思自樹立者，往往厭薄不屑，必需進士以升，此其所志良是矣。而君子所恃以自見，乃有出於進士顯官之外者。余少隸學官，同遊之士無慮百數十人，而與余同志者才三數人。三數人者，其氣同

其業同，其發爲文章，著於行，又與夫羣試於有司，無不同者。蓋莫不惘然思以自見於世也。故一時之人，所望而覲其有立，未嘗不在三數人者。周君振之，其一也。旣而三數人者，以次升用，而振之數試不利，竟以鄉貢從選調，得知瑞州之高安。振之在三數人中，其名獨盛，而滯於學官爲獨久，又不得進士，而從選調以去。故知振之者，莫不惜之，謂且不屑也。而余獨不謂然。何者？其所恃以自見於世者，在志在氣業，在文章行誼，而非以進士也。且國家所謂隆進士之科者，豈不以其所業哉？其業則經史也，言行也，修治之具，聖人之道也。是皆學校之所講習，固鄉貢之士之所同也。嗚乎！振之之所志，猶夫進士也；而其所業，與其所求而至者，猶夫進士也。其自拔而埒於進士也，何有哉？若夫銖積寸累，屹屹自守，固其所素負以自立者；而聲名隆赫，突過進士，以獵顯官，則有命焉，而非振之所能容心其間。余固不暇爲振之道也。高安瑞之輔邑，在江右爲劇地，前此皆進士領之，今授振之，經國者固以進士望吾振之也。振之行矣，其無以鄉貢自畫！

送周君天保知來安敘

山陰周君天保，以辛巳進士知竟之東阿，期年而縣大治。當道者才之，謂縣小不足爲也；移知應天之溧陽，未上以憂去，服闋，改授滁之來安。於是人咸嘆之，謂周君之才，常小東阿，不足爲也，移而去之，宜得壯縣以聘。而來安猶東阿也，周君爲之，得微枉其用乎？而余獨謂非然也。我國家用人，惟其才，其畀授視其所堪，惟進士入官，則惟以名第。其用爲縣，亦惟以名第。然縣有遠近，地有厚薄，事有簡劇，而人之才，有能有不能，或戾焉。鮮不敗者。近制稍事消息，期年而察之，視其治狀，與地之宜，而易置之，俾得隨力展鏹，無廢材焉。此誠經國者曲成夫人材類古器使之道，而實非也。凡今之仕有中外，其仕外爲難，仕州縣爲尤難。縣有大小，其相去不啻倍蓰，而其爲之難，易亦倍蓰。然而君子視之，均之爲不易也。誠以縣令之職，導揚風化，撫字黎氓，其事有祠祀，有學校，有傳置，廢積，有河堤道路，有科差，有籍帳，勾稽省署，悉總於令，而盜賊蟲霜旱潦，又其異者，初不以小邑廢也。苟處失其道，其敗也，視大邑爲甚。何

者地狹鮮產，民貧而寡業，賦出無幾，而役力章程不可但已；非若大邑地大以饒，儲待有素，而人力物產足以供之。處得其道，誠無難者。是故邑無小大，無難易，惟在處之得其道，與不得其道耳。來安在大江之北，實惟畿輔望縣，其地當淮徐河洛之衝，早曠蝨賊，歲比不登，民飢而虛，而盜時竊發。周君之行，科差籍帳，紛錯蘘勝，勾稽省畫，悉萃其身，其憂方大也；而何枉之云哉？或以君才敏而志高，工爲文章，力追古作，喜得僻左地，而以其暇逸究于其業。又其地屬滁，有琅琊醉翁之勝，而君寄興高遠，將以自適。今若是不已，負乎雖然，不足病也。昔者子貢問於子賤曰：「何爲瘦也？」曰：「憂官政也。」世謂子賤宰單父，彈琴而治，則爲縣而暇逸，無若子賤者；而其言如是，則亦何嘗不憂哉？憂得其道，樂在其中矣。周君亦求其道而已得其道，雖日事吟諷，肆情林壑，不害其爲憂官政也。不得其道，則矻矻簿書，徒見其勞耳，何補於治哉？余嘗識周君之兄若弟，雅聞其人，及是邂逅傾吐，遂得其心事，蓋能以道自勝，而非可以地而易其志者。會其鄉之大夫士徵文爲贈，遂深言之，而不嫌於規也。

陳氏家乘序

陳氏家乘者，長洲陳公希正所修陳氏宗譜也。不曰宗譜，而曰家乘者，凡陳氏所受三朝辭命，與凡累世文獻皆在焉。陳之先徙自鳳陽，由建炎南渡，抵今四百年，可考而知者，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良炳而下，僅僅七傳，傳其所可知，其不可知者，不敢強附，以重誣其先也。按陳媯姓，系出於虞，周武王求虞後，得胡公滿而封於陳，因以爲姓。其後楚滅陳，敬仲奔齊，故齊楚皆有陳氏。秦末勝起陽城，死於汝陰，平起陽武，而封於曲逆；子孫散處，莫詳所終。漢魏之間，蕃實最著，而莫究所始，要皆胡滿齊完之裔也。鳳陽在宋爲濠州，故屬楚之淮南，漢御史大夫萬年，魏尙書令矯，矯子侍中騫，皆故濠人公之先，必有所祖，而文獻無存，莫之有考焉。且學士仕元，官三品，旣顯融矣；在當時豈無辭命之頒，交游文翰之贈，而一蹟不傳？及今子孫欲追其始，藐不可得，蓋不能無遺憾焉。公之爲是，夫亦無使後之子孫有憾於今，猶今之於昔也。余讀其書，詳而核，析而不分，聯屬而不紊，上不誣其所出，而下焉得以引其世。